

百 家 园

读《杏轩医案》札记

程文固,字杏轩,安徽歙县人,清代名医。所撰《医述》是一部著名的中医类书,论者认为其取舍精审超过日人丹波元坚的《杂病广要》,一编在手,菁华尽存,可省涉猎群书之劳。今存程氏所著《杏轩医案》,按接诊年月分初集、续录、辑录三卷,计 192 案,是其“得之于心,而应之于手”(《杏轩医案初刻自序》)的临证实录。《杏轩医案》选案典型精严,记述严肃,实事求是,不掩己德,不讳己过。现就本人在读案中觉启人思维的佳言警句,撷拾 10 条,聊作札记,评析如下。

1 为医首重明理:续录“张汝功兄乃郎嗽久伤阴”案,程氏以齟齬小儿,嗽久不愈,阴分受伤,因病戒食荤油,复为药苦,治以食疗。嘱以甜雪梨、精猪肉煮汤啜之,其肉复与粳米稀粥同食。儿食而甘之,数日而效,浹旬而愈。程氏借儿父之口说:人知药能疗病,不知药反增病;人知食肉病复,不知食肉病愈,医理渊深,诚不易知!续录“饶厚卿兄幼女因热生风”案,程氏辨析风热之证,有因热生风者,有因风生热者。因风生热,祛风则热退;因热生风,清热则风熄。时医莫明风热所以,只得模稜施治。幼女为因热生风,前医以羌活荆防祛风药治之固不效,而程氏予生地、黄、牡丹皮、栀子、生甘草、菊花、桑叶、石决明、羚羊角治之,热退搐定。程氏再借患者家属之口,二申“医患不明理,理明则治病视诸掌也”之旨。为医不明医理,何异于盲人夜行!然何以明理?程氏未作明言。但从其为医经历,可以悟得消息一二。杏轩先生是一位儒而医者,所谓医通于儒,就是说学医要有一定的文化基础,要具备通识和常识;其次为医自然要精勤不倦,广读医书,如程氏徜徉驰骋医籍之中,穷源极流,何患医理不能明!

2 读尽王叔和,不如临证多:初集“汪木工感证舌、苔变异之奇”案,程氏见舌、苔由“微黄而润”,继则“色紫肉碎”,终则“形短而厚,满舌俱起紫疱,大如葡萄”,诊视五日,变幻如出五人,故发感慨:“平生历治伤寒瘟疫未曾见,方书也鲜言及,真匪夷所思,谚云:读尽王叔和,不如临证多,洵非妄语!”医者以愈病为能事,纸上谈兵,其言再辩,终也无济于事。旧时读书人,多喜涉猎医书,但若无临床基础而侈言医学,常易害事。作为医者,固然要广读医书,穷研医理,但更要多临证以增长见识和才干。

3 不服药,得中医:程氏在医案中多处言及“不服药,得中医”。这一医学认识的来源,一是得自于自己丰富的临床经验,使他初步体会到有一些疾病,是可以不仰仗医药而自然向愈的,孙思邈所说的“贪天之功,据为己德”(《备急千金要方·大医精诚》)的“天功”,大概也就是说人体有自然的抗病能力和修复机能。一个医生承认这一点,是需要勇气的。《杏轩医案》以自己的亲身的临床观察,著录了一些不药自痊的个案,在医家的著作中是不多见的,对医者、病家都有警世作用。另一方面是基于这样的临床事实:若认证不清,盲目施治,不见其功,反见其害,使

得本可治愈的疾病变得不可治,是治疗比不治疗更坏。故程氏反复强调,病伤可医,药伤难医,倡言慎药。“予见败坏之证,自萎者十之二、三,药伤者十之七、八,药本生人,而反杀人,可不惧哉!……医家,证未审明,勿轻用药,病家疾如可待,勿急求医”(续集“予久患腹痛”案)。用现代的观点来看,其态度虽然谨慎消极,但防止医源性、药源性疾病的这一认识是可取的。

4 情志之病,未可全凭药力:程氏言草木无情之物,难以治有情之疾。情志之病,未可全凭药力,这也是其临床的有得之言。临床医生应该承认有这样的体会,对于情志内伤,怀抱忧郁的心理精神疾病,往往较躯体疾病更难措手。常言道:心病要用心药医。杏轩先生,遇此类疾病,总是力劝患者屏烦颐养,或心斋坐忘,或逍遥逃禅,而不唯药至上。

5 医者要善于体悟:为医要讲求悟性,应随机触发,不可胶柱鼓瑟,执板方以统治百病。续录“次儿光墀单腹胀奇验”案,言程氏次子从夏间患腹胀缠淹至冬腊,渐至食入则呕,腹大如鼓而成单腹胀,百治不效。忽睹梅梢蕊放,见景生情,旋摘数十枝,令以汤泡代茶,日啜数次,机关一旦勘破,触类而旁通,家有藏酿,以木瓜橘饼各三钱,合村蓼煎熟,以藏酿对冲,晚饮两杯,如此啜饮三日,腹中微鸣,不时矢气,坚硬稍软,迨至旬余,胀势减半,二便觉爽,食入不呕,夜能安卧,一月后腹胀全消。儿愈后,人奇其故,梅花治胀,出于何书?程氏答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此予之会心偶中,无古可师,大概梅占先春,花发最早,其气芳香,故能醒肝舒脾,橘皮调和诸气,肝以敛为泻,木瓜酸柔,能于土中泻木,更藉酒力,是以得效。上案治方,程氏似乎得之于偶然,实际上还是平素学有根底,才能一触即发,会心不远,如胸无点墨,即便是踌躇再三,也还是苦无良策。所以悟性固得之于天机,但也要后天的力学磨砺。

6 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初集“汪氏妇热病,喜饮沸汤”案,记汪氏妇壮热不退,目红唇干,便秘瘦赤,舌黑起刺,脉弦数有力。依证应治以清泄之剂无疑。意其必渴欲饮水,但妇竟以不甚渴,只是喜饮沸汤作答。如此热症,当渴饮水,何反嗜饮沸汤?殊不可解。程氏忽忆律法:二罪俱犯,以重者论。今脉证一派阳热,怎可以喜饮沸汤一症为疑而改弦易辙,姑先以微凉小白汤投石问路,但药后病状仿佛,知药不胜病,乃进大剂白虎汤,石膏重用至四两,如此寒凉叠进,始热退神清。是案,程氏未以一叶障目而不见森林,从全局着眼,舍喜饮热汤一症而不问,果敢投以寒凉重剂而获功。假使拘泥医书成法,以喜热饮为寒证而投温药,岂非抱薪救火。故程氏感言:尽信书则不知无书。《杏轩医案初集·自序》:“夫医之为术也,蔑古则失之纵,泥古又失之拘”,可以与此言合观。医书之所言,多为其常,使学者有所遵循,但临床千变万化,病家岂能按书生病,若医者不究明所以,不知变通,一味唯书是问,削足适履,岂有不悞事者!

7 治病不可见病治病:案中多次申及治病不可见病治病之旨。见病不治病,实即治病求本之谓。初集“王氏妇痹证”案及辑录

“江氏子足痹”案,以痹证多以疼痛为主诉,医者患者皆喜用风药如桂麻羌独之属,祛风通络止痛,图快于一时,殊不知药性峻烈,难以监制,最终耗伤气血,故不见其益,反见其害。若从补益气血,调养脾胃,培补肝肾着手,虽收效缓慢,但能守方不移,终究会获全功。故程氏戒言“医贵变通,未可见病治病,印定眼目”;“见病医病,非但病不能医,而命也难保也!”

8 愈病之三要:续录“饶君扬翁公郎风湿证治原委”案,言程氏治此风湿重证获痊,其关键有三:一是自己审证准确,成竹在胸,无所犹疑,一心赴救;二是患者及家属择医不二,即是中途稍遇波折,始终笃信不疑;三是再有戚友同人不要加议论,道是说非,共襄其功。故程氏慨言:凡起一大证,务须病家能笃信,医者有主持,旁人不妄议,三者失一,不可为矣!

9 病真药假:辑录“洪文广少君损过脾胃”案,程氏断为虚癆,服补剂而胸膈滞闷,非为药不应病,乃胃气不行药力,是损过脾胃之征。治宗仲圣补虚诸不足,当以建中为先。但程氏复言:病真药假,终难图功。病真药假一语,殊堪玩味。病无假病,是客观存在;药假是相对于病真来说的,而不是说药材假。医者处方用药,是根据对疾病的主观认识而定,认识是主观的,可能是真实的,也可能是不真实的,《内经》说:“病为本,工为标,标本相得,邪气乃服”,如标本不得,药不对症,药当然是“假药”。前人有言:脏腑如能语,医师面如土,也是警示医者要提高医术,减少误诊误治,尽可能做到病真药真。就本案来说,虚癆(结核病)较为现在的癌症还令人恐怖,所以“病真药假,终难图功”。不过,病真药假也是相对而言的,医学总是朝病真药真方向前进的。

10 “子何神耶”:初集“吴礼庭兄时感肿胀消后,举丸肿痛”案,言当时“猪头瘟”流行,程氏先得吴礼庭肿胀消后,举丸旋肿,痛不可耐,以景岳暖肝煎加吴茱萸而愈。后另一男子也以“猪头瘟”求治,程氏据前经验,以“得无耳旁肿消,举丸肿痛乎”相询,该患者惊言“子何神耶!”按“猪头瘟”即流行性腮腺炎,腮腺炎病毒常侵犯成熟的生殖腺,在成年男性多在腮腺肿大一周并发睾丸炎。由于程氏了解了此证的演变规律,问诊就不先以寒热、饮食、睡眠等寻常语,而是直揭病之要害,故引得病家有神医之叹,说明医家识病的重要。令人感兴趣的是《杏轩医案》中相当一部分医案,根据程氏所述症情,可以确指为现代医学的病,说明程氏精于观察总结,注重随访,在对一具体病人的总体把握上,往往有其超迈前人的认识,确属难能可贵。

安徽中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2300061) 张友贵

“新产”析疑

“新产”一词出自《金匱要略·产后病脉证篇》:“新产妇人有三病,一者病痉,二者病郁冒,三者大便难”。除此外,在产后病脉证篇中张仲景均称之为“产后”。由此可见,张仲景对“新产”一词,是有别于“产后”。然而,“新产”为产褥期的哪一时期,一至五版《中医妇科学》教材尚未提及,而六版教材则提及“目前根据临床实际,倾向将产后7天以内称为新产后”。

由于《金匱要略》一书以竹简载之,用词简练,故难免有未能明示之处,而让后人费解。对于“新产”一词,查诸多《金匱》注解,大多一带而过,多将新产与产后混为一谈。清·严鸿志于《女科证治约旨》一书中云:“妇人产后三候内当属新产,三候外百日内当属产后。”则较为明确将新产与产后区分开,并确定三

候内为新产。考《素问·六节脏象篇》载:“五日谓之候,三候谓之气,六气谓之月,四时谓之岁。”由此可见,候为古代时间单位,三候当为15天。因此,妇人产后15天属新产。

新产的生理变化特点,亡血伤津,阴阳气血变化急骤,故易生诸症。仲景提出的新产三病:痉、郁冒、大便难。均与新产后生理变化特点密切相关。痉,是由于产后失血,阴亏血少,筋脉失去濡养而致痉挛抽搐。郁冒,是指产后失血过多,亡血伤阴,血虚下厥,孤阳浮越,寒邪外束,而为郁冒。大便难,乃由于产后失血、汗出、亡津液,津亏胃燥,肠失濡润,故见大便难。痉、郁冒、大便难,虽表现不一,但其发病的病理基础则是相同的,同为亡阴血,伤津液。故为新产之常见病,多发病。

痉,有类似西医产后子痫,产后破伤风等。郁冒,有类似西医产后出血(包括晚期产后出血),产后出血虽每发生于产后24小时内,但晚期产后出血,则一般以产后2周为多见。大便难,由于产后胃肠肌张力及蠕动力减弱,故产妇产后便秘为多见。

产褥期是产妇全身器官除乳腺外恢复或接近正常未孕状态所需的一段时期,一般为6周。正常产褥期母体变化,多数在产后2周,故变化较大。如子宫的复旧,是产妇在产褥期最大的变化,要恢复到孕前大小,一般需要6周左右,但在2周内变化最大,脐平的宫底,至产后的10~14天降入骨盆;生理性贫血于产后2~6周可恢复,纤维蛋白原、凝血酶、凝血酶原于产后2~3周内降至正常;妊娠期胃肠肌张力及蠕动力减弱,约需产后2周恢复,加之腹肌及盆底肌松弛,故产妇易便秘;恶露的排出也是约2周后变为白色恶露;产后的7~14天乳汁的分泌为过渡乳,是初乳向成熟乳转化的转折点。

由此可见,产后15天内是产褥期变化最大的一段时期,也是某些疾病的好发时期,仲景所言痉、郁冒、大便难新产之三病,正是在产后15天内所好发疾病。

至于新产与产后,虽同为产褥期,但生理变化不尽相同,由于产时的出血、伤津、耗气,而在短时间内变化急骤,成亡阴血,伤津液之病理特点。相对而言,新产多虚,若阴血素虚,或津液素亏,则易致新产之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产妇所失之阴血、津液渐复,因此,由亡阴血,伤津液所致之病症则渐少。如果摄生不慎,或素体因素,或感邪,则易致瘀血为患,或伤食或蕴热所致诸病,每虚中夹实。如产后发热、产后腹痛、产后恶露不绝、产后小便异常、产后乳汁异常等病。所致之病与新产之病略有不同,故仲景将新产列于产后篇之首,以示后人,可见其匠心所在。明确新产与产后的不同,更有利于提高新产病及产后病的诊断和治疗。

综上所述,“新产”当为产后1~15天内,“新产”是产褥期中生理变化最为急剧时期,其主要生理特点是亡阴血,伤津液,以虚为主。仲景所言新产三病,痉、郁冒、大便难,虽临床表现不尽相同,但病理基础相同,主要为亡血伤阴,津液亏虚,而致筋脉失养,肠失濡润,阴阳失调。

福建省第二人民医院(350003) 王惠珍

花类药在皮肤科中的应用

花类药多性善升浮,轻扬宣透,笔者临证常配用金银花、野菊花、玫瑰花、凌霄花、槐花、鸡冠花、红花等用于治疗风热、血热所致头面及身体上部皮肤疾患,取得了较好的疗效,兹举例如下。